



冰心奖
获奖作家
作品精选

老臣
◎ 著

BANFU DE
QITU



班副的囚徒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班副的囚徒 / 老臣著 . -- 南昌 : 江西美术出版社 , 2017.11

(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)

ISBN 978-7-5480-5677-5

I . ①班… II . ①老… III . ①儿童故事 - 图画故事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8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2440 号

出品人：汤华

责任编辑：刘滢 危佩丽

责任印制：汪剑菁

装帧设计：韩庆熙

班副的囚徒

BANFU DE QIUTU

著 者 老臣

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

邮 编 330025

电 话 0791-86566132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0.5

I S B N 978-7-5480-5677-5

定 价 32.00 元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，未经出版者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：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目录

鸽子，白鸽子 · 001

班副的囚徒 · 009

喊 山 · 023

蓝 山 · 037

篝 火 · 047

瓜棚雨夜 · 061

小学老师 · 073

书 怪 · 0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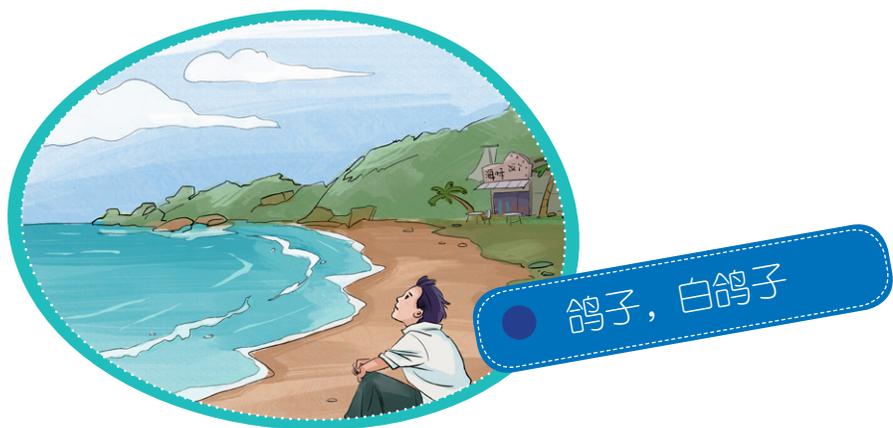
拉 手 · 097

月光的价钱 · 107

开往秋天的地铁 · 112

冰海求生 · 127

男儿身上三盏灯 · 146



那是一只鸽子，白鸽子。

天光透亮的时候，它从隐隐约约的陆地方向飞来，起初只是一个逗点，渐渐变大，近了，近了，海柱便看见了它白色的翅膀。

飞到小岛上空时，那只白鸽子打了几个旋儿，然后轻灵地落在那座琉璃瓦的高屋上。

高屋是疗养院，是岛上最好的建筑物，听说里边住了好多搞学问的人。海柱一次也没有进去过。

那只白鸽子就落在那阳光都打滑的光溜溜的屋脊上，每天都来得十分准时。它来干什么呢？海柱想不明白。

二

岛是座孤岛，离大陆有两个小时的航程。岛上有柔软的海滩，有峻峭的礁石。一到夏天，游客云集，把小岛挤得更小了。

海柱家的石头房子坐落在岛东的月牙湾，涨潮的时候，汹涌的浪头离屋墙只有五十米远。夜里，睡在土炕上听着涛声，能感受到大海呼吸的节奏，石头房子宛若一条老船，随着那漂泊的感觉入梦真好。

但旅游旺季打破了海柱守望的一份安宁。海柱妈把屋门大敞开，门旁立根木杆，挑起一面火红的幌子，开起“海味饭馆”来。海柱成了饭馆的伙计，他的两片厚嘴唇变得更厚了，因为他总是噘着嘴。

客人叫他：“小伙计，上盘炒鱿鱼卷儿。”

海柱不吭声，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客人逗他：“就你这服务态度，还不让老板娘炒鱿鱼呀！”

海柱没好气地应：“我就想被炒鱿鱼。”转身又冲油烟滚滚的厨房喊：“妈，炒鱿鱼卷儿！”

客人没被不礼貌惹恼，反倒瞧着海柱倔巴巴的模样，开心地笑了。

三

真是个没意思的暑假，海柱想。

本来，他是想在假期里去陆地的。岛上唯一的小学与城里的南关小学搞起了“手拉手”活动，和海柱手拉手的同学叫佟欣欣，两个人已通了十几封信，成了未见面的朋友。佟欣欣的字写得干净清秀，不像海柱的字拖泥带水，好像多爪鱼爬的一样。这让海柱每次写信时都很怯手，所以，他发誓要把字练好。字帖就是佟欣欣的信笺。两个人的字越写越相像，友谊已经很深厚了。

终于，春光明媚的一天，海柱在信纸上写道：“佟欣欣，我热情地邀请你到我们菊花岛一游……”佟欣欣很快回信了，说：“我不能上岛，因为我离不开轮椅……”海柱这才知道佟欣欣是个没有双腿的孩子，于是对她那么漂亮的字，那么好的学习成绩，那么丰富的知识更加佩服。佟欣欣也好想见到海柱，便在信尾热情地写道：“欢迎你到城里来，我领你去龙湾公园，去体育场看球赛，去滨海影院看时装表演……”海柱高兴极了，马上回信说：“我一定到城里去过暑假，我还没有登上过大陆呢。”

可是，暑假全让妈妈的饭馆生意给占领了。海柱向往城市，便每天清晨早早爬起来，向陆地的方向遥望。

于是，他就发现了那只鸽子，白鸽子……

早晨的海湾是美丽的。因为寂静，没有客人吃饭，无事可做，观察那只白鸽子，就成为海柱不可缺少的项目。



疗养院里住着什么人呢？那鸽子是军鸽，信鸽，还是气象鸽呢？海柱努力去猜测。

妈妈在门口喊站在礁石上的儿子：“柱儿，过会儿该来客人了，快干活吧！”

海柱慢腾腾地挪回来。

妈妈手脚麻利地忙活着说道：“你该好好干，帮妈多挣点钱。城里晚去几天又能怎样？你念中学可是要去陆上的。念书没钱行吗？你爹，你爹他又不在……”

一提到爹，海柱就变乖了。爹在那年春天出海捕爬虾，遇上风暴，船和人都没再回来。

妈见海柱发蔫，轻叹一声，不再絮叨。

海湾上，喧哗嘈杂的一天就要开始了。

四

暴风雨肆虐了一夜。

清晨，海柱按时醒来。窗外，却灰蒙蒙一片。他看看表，五点十五分，赶忙爬起来，跑到屋外那块礁石上。

天空上浓云滚滚，往日湛蓝的大海变得黄浊浊的。陆地罩在烟雾里，没了踪影。海柱有些担心：那只白鸽子会准时飞来吗？

稍稍迟了一点，那只白鸽子终于出现了。开始是一个逗点，逐渐变清晰。若不是海柱，别人也许会以为它是一缕云丝呢。飞到岛的上空，白鸽子似乎过于疲惫，只盘旋一圈，就一头向那琉璃瓦的

屋脊栽去。

海柱心头一紧：它受伤了，还是被暴雨淋病了？他刚要去看个究竟，妈在屋里又喊：“柱儿，快，雨来了！”

可不是吗，分币大的雨点儿已噼里啪啦地砸下来。海柱跑进家门时，已被淋成落汤鸡了。





换了衣服，呆坐窗前，望着雨雾遮蔽的海滩，海柱想不出那只白鸽子怎么样了。

五

因为风雨，轮船停开了，没有人上岛来游玩。小饭馆难得的清静，海柱关在屋里，先写了两个小时作业，然后便开始给佟欣欣写回信。他首先告诉佟欣欣：“有一只白鸽子，准时从陆地飞来，我不知它来干什么。”停了停，又写道：“我们要是有只信鸽该多好啊，让它往来于咱们之间，那样我们每天都能说话。”写到这儿，他被自己美好的想象逗笑了，笑出两排小白牙来。

中午时分，天晴透了。被雨水洗过的海岛，绿得新鲜湿润，海滩也变得干干净净。海柱出了门，他惦记着那只白鸽子，便向疗养院走去，顺便给佟欣欣寄信。

海柱离老远就看见疗养院门前站着好多人。他跑过去一看，有个戴眼镜的男人手上托着一只白鸽子，喃喃地自语着：“死了，它死了……”

海柱忽然觉得嗓子眼发咸。

“不就是一只鸽子吗？有什么可伤心的！”有人在一旁劝说。

“它不是一只普通的鸽子，是一只信鸽。”那男人说着，离开了众人，捧着鸽子，一步一步向海湾走去。人们跟着走，但终于有人觉得没啥意思，便收住脚步。快到海滩的时候，男人的身后只剩下一个人——忘了寄信的海柱。

那男人双手捧着鸽子，像捧着一朵白色的莲花。到了海滩，他蹲下身，轻轻放下鸽子，用手挖了个坑，把白鸽子小小的躯体放在坑里，鸽子的头朝着大陆的方向。

他刚要掩埋，海柱连忙阻止道：“别，让我摸摸它好吗？”

“噢。”男人愣了一下，抬头望着海柱。

“我认识这只鸽子，它每天都按时飞来。”海柱说。

男人像遇见知己一般，眼睛一亮，问：“你真的认识它？”

“我每天都站在那块礁石上看它。”海柱说。

“摸吧，摸吧。”男人说。

海柱的手有些抖，他蹲下身子，手轻轻地碰到鸽子柔软的羽毛。鸽子一动不动，像是睡着了。

“它是只守信用的鸽子。”海柱说。

“是啊，”那男人说，话里充满了哀伤，“我女儿生病住在医院里，我却不能回去陪她。她每天准时放飞这只鸽子，我们每天就是靠这只鸽子互相传话。”

海柱望着那张戴眼镜的面孔，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。

“鸽子，今天你不该飞来，”男人叹息着说，“今天我女儿动手术，它是来给我报信的，女儿让我放心。可谁知它会在海上碰到暴风雨呢？”男人跪下来，开始轻轻掩埋那只白鸽子。海柱也动起手来。一会儿，海滩上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坟包。

“安息吧，鸽子。”男人站起来说。

“你女儿，一定会平安的。”海柱安慰他说。

“谢谢你。”男人对海柱说，他说得真诚又恳切。



冰

心

奖

获奖
作家
作品
精选

大海正在涨潮，浪花逐渐登岸，几个大浪涌过来，抹平了那个小小的坟包。

他们默默地望着洁白的浪花。

浪花飞溅，像鸽群在跳跃。

六

海柱又在给佟欣欣写信，他一笔一画地写道：“鸽子，白鸽子，睡在了大海边，再也不会醒来了。”他抬起头，想了想，继续写道：“它已和大海融为一体，成为浪花和水滴。早晨，我仍然会看见它……”

窗外，波涛汹涌，小岛宛若茫茫大海中的一条小船……

00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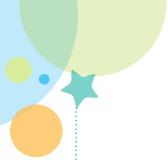
班副的囚徒

班副的囚徒是一只鸽子，叫王丽芳。

鸽子原来不叫王丽芳，叫豆豆，是一只乡村的屋檐下安居的家鸽。它是群居动物，飞起来的时候，前前后后有二十几个伙伴儿。但班副到乡村过暑假，并且把手伸到二姑家的鸽窝里，于是豆豆就离开鸽群，离开村庄，孤身来到班副居住的城市。

鸽子刚进城那会儿也不是囚徒，甚至应该被称为“豆豆科长”。班副的老爸老妈分别是张科长、李科长，因此住两室一厅，享受科长的待遇。鸽子干脆以两室一厅为家，可以随便出入各个房间。待遇也不错，它不吃大米、白面，班副就喂它谷粒、玉米、高粱；它不爱喝有浓浓漂白粉味儿的自来水，班副就去附近的工厂给它接地下水。虽然窗外的天空很高很远，但对于身为鸽子的豆豆，有两室一厅可栖，已经很知足了。

鸽子被叫作“王丽芳”那天，才沦落为真正的囚徒。它的居室一下子成为很小的竹笼子，并且被剥夺了在各个房间散步的自由。



班副的态度也来了个180°大转弯。每天早晨，他往笼子里丢一穗玉米棒，再倒一碗自来水，怒喝道：“王丽芳，你牛什么？本班副凭什么伺候你？吃，喝，要不就饿死你！”然后，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。

成为囚徒的“王丽芳”，把在狭窄的笼子里怀念叫豆豆的岁月，当成唯一幸福快乐的事。

叫“王丽芳”的鸽子充分体验到了什么叫虐待。

首先是饮食上的苛刻待遇。它讨厌自来水中漂白粉的怪味儿，为此发出“咕噜噜”的抗议声，并拒绝饮用。但班副只是幸灾乐祸地看它，并不去管。有一天，班副正在写作业，听见鸽子叫，就气冲冲过来，大吼：“王丽芳，你鬼叫什么？一天到晚，就你叽叽喳喳，有完没完？”“王丽芳”继续抗议，班副就打开笼门，一把把它揪出来，左右开弓打它一顿巴掌：“打你个王丽芳，打你个王丽芳！看你还叽叽不，看你还叽叽不！”虽然打得并不重，但好羞辱、好委屈，“王丽芳”便尖锐地抗议。班副干脆把它往笼子里一丢，自己回房间去，并把门关出“啪”的一响，再不理睬它。没办法，渴得难受的鸽子只得喝自来水，但漂白粉的怪味儿使它把吞下的粮食又呛了出来。

鸽子“王丽芳”受到的第二种虐待就是经常被班副一两天不理不睬，或者被指着眼睛臭骂一顿，囚笼也被从客厅搬到烟熏味儿呛的厨房。班副见它受气的可怜样儿，则会变得眉开眼笑，大声说：“王丽芳，让你也尝尝受气的滋味儿，别以为本班副好欺负！本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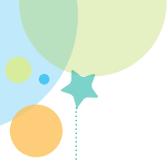
副全年级短跑第一，跳远第二，不就是少考了0.5分吗？”囚徒不明白他嚷个啥，“咕噜噜”大声抗议。班副就十分蛮横地说：“咋，王丽芳，你要不服，咱下次考试再见！”

鸽子“王丽芳”受到的最强烈、最残暴的虐待和羞辱发生在被囚禁的第三个星期天。班副放学回来，没好气地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捅开门，一冲一冲直奔厨房。他丢掉书包，抄起把剪刀，恶狠狠提拎起囚笼，生硬地丢在客厅地板上。鸽子知道厄运临头，吓得“咕噜噜”惨叫起来。但班副并不理睬，而是打开笼门，一把抓出它，“咔嚓”一剪刀，剪断了它的尾巴；接着又不顾它的惨叫，“咔嚓、咔嚓”剪断了它长长的翘翎；然后，把它松开，吼道：“王丽芳，让你翘尾巴，有能耐，这回你使吧，使吧！”鸽子“王丽芳”张开翅膀，瞄准透明的玻璃振翅欲飞，但它再也飞不起来了，而是一头栽倒在地。尾巴没了，失去平衡，别说飞，跑都趑趄趑趑。班副望着它的狼狈相，得意而开心地大笑道：“王丽芳，让你臭美，这回你就是丑小鸭！”鸽子窜到班副的房间，“咕噜噜”抗议。它抗议的方式是乡村式的，那就是恶狠狠地在地毯上丢下一泡稀屎！

鸽子“王丽芳”痛苦到了极点，畏怯班副到了极点，它不明白小主人是发的什么疯。为此，它清亮和善的眼睛看着班副的时候，总是可怜巴巴的。

张科长和李科长同样对儿子的做法不理解。鸽子曾听见他们夫妻背后议论：“王丽芳咋把强强惹成这个样子？”

鸽子知道，强强就是可恶的班副！



班副自然也有高兴的时候。

开门时，他捅锁的声音轻柔又平和，或者他是吹着口哨上楼的，那么，鸽子“王丽芳”总会受到些优待。比如，他会边听音乐边给它收拾粪便，他干活儿麻利又干净，三擦两抹，脏兮兮的笼子就变得清爽了。自然，也会给鸽子换些新粮，调剂一下伙食：上顿吃高粱，这顿吃玉米；或者上顿吃玉米，这顿吃谷粒。还会细心地把自来水澄清，让漂白粉完全沉淀后再喂给它。一边干活儿，班副还会和它搭讪：“王丽芳，怎么样，本班副工作能力不差吧？”

班副很贪玩也很会玩。有时，他不看动画片，不听音乐，也不写作业，而是在地板上摆满飞机、大炮、枪械、机器人、变形金刚。鸽子“王丽芳”也会被放出来，抖着断翅翘翘起起在客厅走走。它已学会歪着身子走路，尽量不摔跤，有时拍拍翅膀，望望窗外，回忆回忆在蓝天中飞翔的感觉。班副有时会招呼它，说：“王丽芳，过来，一块玩儿。别端臭架子，咱们男生是欢迎你一块儿玩的。”当然，若是鸽子不理睬，班副会顺手抄起什么枪械，瞄准它，恐吓道：“王丽芳，你来不来？你以为你多么了不起呀？本班副一梭子子弹就能送你上西天！不信，你就尝一尝。”说着，电子枪就会发出红光，爆出吓人的声响，“王丽芳”屁滚尿流，自然要在地毯或者地板上留下些纪念物。

最让鸽子“王丽芳”不能理解的是，有一天，班副看电视看得流泪了，他冲进厨房，打开囚笼门，轻轻抱出它，把它的头紧紧贴在他湿润的脸上，呜咽着说：“豆豆，豆豆，你吃苦了！我不是好东西，我剪了你的翅膀，打你，骂你，我小心眼儿，我不是个男人，

我把你害苦了。”哭着，说着，他的脸突然又变了，又气冲冲把它丢进囚笼，一抹脸，指着它的眼睛恶声怒斥：“王丽芳，都怪你，把我的豆豆害成这样！走着瞧吧，有你好看的！”鸽子“王丽芳”被这瞬息变化弄得不知所措。

时间一长，鸽子的胃和神经都变得脆弱了，并产生了条件反射，一听班副叫它“王丽芳”，就浑身打战发抖。它从心理和生理上，都讨厌“王丽芳”这三个字。

冬天来了，并且，天空中落下了第一场雪。雪下得并不大，可仍然把窗外的世界粉饰得洁白无瑕。鸽子“王丽芳”多么渴望外面的世界啊。在乡村，它会和伙伴儿们一起飞上蓝天。天是蓝的，地是白的。没有庄稼的山野，可以望出老远老远。翅膀下风声擦过，身体被空气托住，那是怎样的快乐和自由啊。渴了，就去未封冻的山泉边喝水，那是甜润的泉水，没有城市自来水的怪味儿；饿了，就找片草丛吃些草籽，或者回落到主人的院子里，主人会扫一块空地，扬撒一把金黄色的玉米或者火红色的高粱粒。伙伴儿们争着、抢着，是争食，也是游戏。那是多么的温馨和亲切呀！可是现在，这一切都离它那么遥远，遥不可及。

鸽子“王丽芳”消瘦了，并且，明显地憔悴了。

就在这时，班副病倒了。打雪仗归来，出了一身热汗，他干脆脱了羽绒外套。玩得太高兴了，鸽子“王丽芳”充分感受到了他未尽的余兴。但乐极生悲，第二天早晨，班副挣扎着想起床，却一头栽到了床下。两位科长忙跑过来，把他抱上床。李科长一摸他的头，

尖叫了一声：“强强咋烧成这样？”张科长赶忙打电话叫来住一个楼的医生，给班副屁股上打了一针。班副真刚强，针扎进肉里那会儿，他不但没哭，反倒“咯咯咯”地笑了。医生说不用住院，让他休息，班副却嚷着要上学。张科长硬把他摁在床上，李科长则麻利地给学校打了电话，说：“强强重感冒，高烧 39.5℃，请几天假。是的，临近期末，强强急着要上学。好，好，老师，谢谢您。您要派个同学来给他补课？这太好了，强强最怕学习成绩下降！”放下电话，李科长满意地说：“强强，放心养病，老师说下午派个学生来给你补课。”班副大声嚷：“不用，我不用！”张科长的脸一沉，说：“强强，听话！”班副就嘟哝着，身子一软，躺下了。

两室一厅的空间里，只剩下班副和鸽子“王丽芳”。它最怕只和他一个人在家里，说不定他又会虐待它。鸽子尽量减少声音，免得引起注意。

但是，班副还是想起了它。他扶着墙，摸到厨房，打开了囚笼门，把它轻轻捧出来，抱回床上，一双有些浮肿的眼睛望着鸽子“王丽芳”的圆眼睛，很长时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倒是鸽子忍不住“咕噜噜”了一声。

班副后来说话了。他说：“豆豆，你猜猜，老师会派谁来给我补课呢？学习委员田田，还是尖子生大壮？可别派她来呀，我最烦她。要是派她来，我决不会开门！我要和她期末时见高低的，不就是比我高 0.5 分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！”

反反复复，班副就说这几句话。

鸽子“王丽芳”想，他说的“她”是怎样一个人呢？